

金白 鉉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莊子哲學中天人之際研究

嚴靈峯敬題



天道運而無所積，萬物通而無所積，故萬物不滯積。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歸於天。通於天，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通以氣言，靜以心言，心有所注，氣即隨之。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靜為善而後制之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通水靜則明，燭數肩

金白鉉 著

文史哲學集成

莊子哲學中「天人之際」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148

文史哲學集

莊子哲學中「天人之際」研究

著者：金 白 鉉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登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二八八二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莊子哲學中「天人之際」研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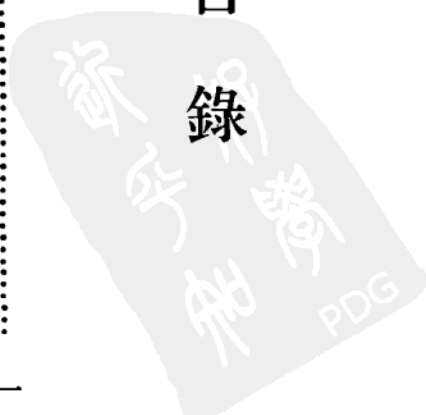
韓國同學金白鉉於民國六十七年來臺，初進臺灣大學，獲碩士學位。七十一年繼入輔仁大學，歷時八載，苦學深思，辛勤備至；於本年四月通過博士論文。余忝同時執教兩校，共事切磋，略收教學相長之益。其論文以莊子的「天人之際」為題，用客觀立場，闡述莊子哲學中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係；條分縷析，具有獨立之思考，頗得莊生之要旨。莊子明言：「無為為之之謂天。」又云：「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歸結於「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曉暢明白，「天」、「人」之定義，盡於此矣。本文從「無為」與「有為」立論，發揮天人之際的關係，又明自我的「成心」，可從「忘己」而化解；揭舉莊子「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的界說，深切著明。最後，以「道在萬物」與「道通為一」，進而消除「有待」與「無待」的對立觀念；由此論證，貫通全文；足見其對莊學已具基本的認識。「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切望勿以此自足，允宜愈加努力，

期有更大的成就。金君學成，即將歸國，其為人篤行好學，必能將其多年所得，貢獻彼邦；以增進中、韓兩國文化的交流，故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四」紀念日 福州嚴靈峯於臺北市天母無求備齋

莊子哲學中「天人之際」研究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莊子哲學中的「人」與「天」及其問題	七
第一節 何謂「人」？	七
一、處於實際狀態的人——「妄我」	八
二、處於理想狀態的人——「真我」	一五
第二節 何謂「天」？	二〇
一、傳統上的天	二一
二、自然無爲義的天	二四
第三節 問題之開展	二九
第二章 「物之世界」的反省	三五



第一節 「有形世界」的反省.....三八

一、有形之物的有限性.....三八

二、有形之物的分別性.....四一

三、有形之物的待變性.....四四

第二節 「有爲世界」的反省.....四八

一、有名活動.....四九

二、有知活動.....五四

三、有欲活動.....六六

第三章 「道之世界」的展現.....八一

第一節 「無形世界」的展現.....八一

一、道的無限性.....八二

二、道的整體性.....八七

三、道的自存性.....八九

第二節 「無爲世界」的展現.....九一

一、無名活動.....九二

二、無知活動·····	九六
三、無欲活動·····	一〇〇
第四章 「道通爲一」——兩個世界的統一·····	一〇五
第一節 「道通爲一」的理論根據·····	一〇六
一、道生萬物·····	一〇七
二、道在萬物·····	一一〇
三、道之自化·····	一一三
第二節 由惠子的「天地一體說」看莊子的「道通爲一」·····	一一七
一、莊子與惠子的理想·····	一一七
二、相對性問題·····	一二〇
三、有限與無限問題·····	一二三
四、分別與整體問題·····	一二六
第三節 「道通爲一」的方法·····	一三一
一、反己·····	一三一
二、「道通爲一」方法之解析·····	一三三

第五章 「安之若命」的人生觀……………一四五

第一節 生死觀……………一四七

第二節 逍遙觀……………一五一

結論……………一五五

參考書目……………一六一



緒論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

人類如果今天看事不明，內心有苦悶，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有不敢提出來的問題，或是不知道應該怎麼提出的問題，並不是說就沒有解決的方法；而是「問」得不合理，「問」得不對，或是「緘默」得不對。哲學史是充滿了問題的學問，充滿了尋求解答的嘗試的學問。

（註一）吾人認為無論是西方哲學或者是東方哲學，哲學工作不外是尋求絕對的「真」、「善」、「美」、「聖」之工作。傳統中國哲學家在理想上大致可說是以「天」為絕對的「真」、「善」、「美」、「聖」；因此傳統中國典籍所謂的「天人之際」這個問題，乃成為傳統中國哲學家所關心的中心問題之一。然而，由於他們對「天」的涵義之註釋有所不同，遂發展出了不同類型的思想體系；因而透過「天人之際」這個問題，亦可以考察傳統中國哲學家的思想模式。換言之，吾人可藉由考察他們如何發問「天人之際」這個問題，以及他們如何在這個問題中尋求解答，進而了解他們對人生的態度，用以反省吾人自己的人生取向和態度，

並從中警惕自己，改正自己的錯誤。

當今，不論是韓國或是中國所面對的最大問題，皆莫過於意識型態所引起的問題；而意識型態正是莊子所說的「曲士束於教」的偏狹思想。

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註二）

因此，通過莊子的「天人之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適可考察與反省意識型態所引起的問題。在面對有關傳統中國哲學典籍之時，吾人最感困難的地方就是傳統中國哲學家的敘述方法；就是說，他們的書中無法看到明晰的推理過程，大部份只能看到結論式的語句。因此吾人在本論第一章中，係以歸納的方法先行探討莊子所說的「人」與「天」的觀念，然後由此探討過程中，找出其「天人之際」問題之所在而構成本論文考究的對象。

莊子所說的「人」，可分為處於實際狀態的人以及處於理想狀態的人。處於實際狀態人之存在是個物理性的存在，因而有「生死」問題；處於實際狀態人之活動是「與物相及相靡」的「有爲」活動，且其心態是以「自我」爲中心的「成心」，因而亦有「心死」問題。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篇，頁七〇七）

如此可知，處於實際狀態人之悲哀性，是由於「心死」和「生死」問題所引起。莊子爲考察此二問題之癥結，俾進以解決此二問題，遂深入反省了處於實際狀態人之存在及其活動

的場域——「物之世界」。因此在本論第二章中，吾人即說明莊子對「物之世界」的反省，並指出有形之物的基本狀態和處於實際狀態的人存在及活動的情況。

其次莊子所說的「天」，重要點不在於以「天」爲實有體，或爲神或爲自然；而是以「天」爲自然無爲的「道」之變化原則。因此莊子所說的「道」可統攝「天」。大體上，莊子是從「道」的靜態方面講它的「有情而無形」（註三）之本體性，而指出「一氣」；又從「道」的動態方面講它的「有信而無爲」之原理性，而指出「天」。因而，莊子透過「物之世界」的反省所提出來的理想世界，可稱之爲「道之世界」，且莊子亦以此「道之世界」爲處於理想狀態的人存在及活動的場域。因此在本論第三章中，吾人即處理莊子所展現之「道之世界」，指出「道」之特性和處於理想狀態的人存在及活動的情況。

如此，莊子經過「物之世界」的反省而展現了「道之世界」。然而爲使處於實際狀態的人能上達於理想狀態，即爲了得到「道之世界」的可能性，必得要統一「道之世界」與「物之世界」。而統一此兩個世界的理論，在莊子即稱之爲「道通爲一」。並且基本上，「物之世界」與「道之世界」的統一，就「物」與「道」之間必須先肯定其相通的地方；且必有如此的相通的地方才能保證莊子「道通爲一」說的實際性。再者，莊子經過「道通爲一」而指出來的理想可以說是：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篇，頁七九）

此即經過「道通爲一」而達到自然如此、無待逍遙的生活，並且達到無限的、渾融整體的、不可言說的、不可思議的「道之世界」。至於惠子的理想可以說是：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天下篇，頁一一〇二）

如此，莊子與惠子所提出的理想非常接近。因此吾人在本論第四章中，先探討「道通爲一」的理論根據，然後從惠子的「天地一體說」看莊子的「道通爲一」，藉以確定莊子的「道通爲一」方法之特色，並嘗試進一步說明莊子「道通爲一」之方法。

如果「道通爲一」是莊子哲學的形上原則，那麼「安之若命」可以說是莊子哲學的實踐原理。因此在本論第五章中，探討莊子哲學對一般個人所提供的「安之若命」之人生態度。

本論文以義理的問題爲主，以考據爲次。（註四）因此吾人探討莊子哲學思想也許不限於莊周一人的思想，而是以莊子書的哲學思想爲範圍。並且特重莊子反省「物之世界」的過程以及「道通爲一」的獨特方法。

莊子一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而最難了解的典籍之一。筆者深感不安，以如此大異於其文字的拙筆來討論這麼偉大的著作。懇請師長體諒筆者著手的方向及文意上的不足，而惠予批評指教。

【附註】

註一 鄒昆如，西洋哲學史（國立編譯館，六八年，台五版），頁一。

註二 郭慶藩撰，莊子集釋（華正書局，六八年），秋水篇，頁五六三（本文以後凡引莊子原文、郭象注、成玄英疏，一律採用列於上之莊子集釋，爲了讀者方便起見，本文直接標明篇名、頁碼於引文下括弧，不另作註）。

註三 參見嚴靈峯，道家四子新編（商務印書館，五七年），頁四九四，「陳壽昌：『情，實也。有情無形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蔣錫昌曰：『情，即老子之精，皆指道之真實不虛言。』按：老子二十一章：『竊兮冥兮，其中有精。』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並指此言也。」。

註四 莊子一書，歷代考其篇章眞僞者甚繁，本論文撰寫期間，僅能參考其重要論據而不另細述。基本上，本論文所引莊子論點仍以「內篇」爲主，而「外篇」、「雜篇」凡義理上與本文相關者，亦擷取以補不足。



第一章 莊子哲學中的「人」與「天」及其問題

在莊子全書中，論「人」、論「天」的地方很多，且有時相提並論「人」與「天」。

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在宥篇，頁四〇一）

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无以人滅天。（秋水篇，頁五九〇）

在此，「天」指著天然，「人」指著人爲，並且莊子說「无以人滅天」而主重「天」。因此，爲了對「天人之際」的問題得到一初步的了解，吾人在本章中先探討有關於「人」與「天」的觀念，再於其中找出問題的所在，從而構成本論文考究的對象。

第一節 何謂「人」？

莊子所說的「人」可分爲兩種，就是莊子心目中處於實際狀態的人以及處於理想狀態的

人。莊子以衆人、庶人、今人、世人等，來指稱處於實際狀態的人；並常常用「悲夫！」、「大哀乎！」來表達其人存在及活動的狀態。而以真人、至人、神人、天人、古人等，來指稱處於理想狀態的人；並用「至矣」、「盡矣」來表達其人存在及活動的狀態。

若將「人」個別化而就主體言之，可名之爲「自我」。因此在哲學上，有時「人」本身的問題可轉爲「自我」的問題。（註一）莊子哲學中的「自我」一詞的含義可分爲兩種，就是莊子所否定者「妄我」，以及莊子所肯定者「真我」。

以上吾人所討論的「人」與「自我」的分別，其間的關係可以下圖來簡略表示：



底下試依據上面的分析，進一步探討「人」與「自我」的問題。

一、處於實際狀態的人——「妄我」

莊子以「處於實際狀態的人」爲一物理性的存在，並常常描寫它的存在是渺小的。